中

戊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夘之歲其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无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　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僭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　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神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咲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卻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士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

来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断也、

題隷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陜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鵞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録、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隷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符秦論頗有脫悞、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熈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册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潁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
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
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
政始末而海内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
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
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
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猶不一而足嗟乎
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
為爵禄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
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
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
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
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
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
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
也

跋夏氏世譜

其之先祖母承事郎女也年始五歲時隨祖母歸猶

記奉常公寫竹之堂及祖母謙會處而外曾祖母張夫人卒于余家頗有圖書遺留甲寅歲在安亭舍中爲倭奴所略是年夏返縣城即奉常公次子大理之宅居焉始昌化君作族譜表兄士宜增修以示余俾余據其大畧著夏氏世譜一篇余初來居此宅老父猶尚記其堂寢少年時所經游處也今余書此譜於此堂不能無感矣祖母家諸孫與余方敦中表兄弟之誼而中書之玄孫禹功禹錫禹範皆從余游庶乎子孫之好世世不絕也

跋張心甫詩

詩與文一也詩特文之一體耳論詩自三百篇至蘇李建安而下以世代似也然常觀其時之文雅頌之作與典謨訓誥實相表裏言文者稱史漢而詩亦稱蘇李建安史自陳壽以下詩自建安以下萎茶不復振矣此非有所相待而俱爲盛衰氣之使然也　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天地之氣渾完謂宜有開元之風雅元和之制述而一時慕尚乃若浸淫於八代之間而莫之或覺者韓子所謂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竊雖文章亦然靡靡之音識者憂之張君心甫年甚少而喜爲詩往往多妙語其志欲追晉魏而上焉間

出一編以示予蓋其進未已也故予論詩之所以然而且為之防其流不知心甫以予之言為然否

書譙南遊卷後

其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太祖高皇帝從部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寔肇於此自少知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譙南遊卷見示謬書其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少司馬熊公余試南宮時相識公既登第出知太倉州自後由佐郡陟按察副使在吳中者十二年以余少至城府特加禮敬及余登第公方治河徐充遇之於滕甚懽曰自吾聞君之得舉喜甚於已之得之也其見知愛如此明年余入覲公亦以陝西按察使入覲又見之京師及公在廣朝中士大夫皆念公之勤瘁比聞報捷而公訃亦至矣蓋公自筮仕吾吳中百

餘年不見兵猝有倭寇及公之歿終始兵間豈亦有命數也哉　天子贈公少司馬賜葬祭恩數隆矣公之子上舍君某以年譜見示載其行事日月具悉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讀之不勝感歎云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皇考姚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為築垣扉遶交第後　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

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跋唐石臺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祉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朕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領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群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剥落故

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乾化五年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弒、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彊、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拔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倔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顔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此則先生失考矣

康陵丁丑之年大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為寶今此碑剥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堯帝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太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

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録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内黄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大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大戊子仲丁嬉遷敝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内黄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内黄疑崩而葬與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為大戊耳梁元襄周廣順二年進士為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 内庭以言事忤 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 上輙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某昔為吏邢州

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　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其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某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為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僊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僊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僊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

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為文然復有不能辭者今子寧等所編緝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槩亦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蘇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欲徧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戲嘲雖有可觀並不足錄夫喘息罄欬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此子寧等編緝先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

隆慶壬申嘉平日男子寧謹識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宮。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以同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舉不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逐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厠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

笔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迎學士薦紳談之者後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

山下瞰其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吉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蚤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予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予行要為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

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　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　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峰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玉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業公為京兆尹顧文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　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

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剥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吾邑吳氏自相虞先生與其子大參公相繼登科第以才猷著於一時至今子弟詵詵不敢墮詩書之業鄉里稱之鴻臚君者大參公之仲子也於是年躋七十以四月某日誕辰其子上舍子獻與其子姓稱觴上壽子弟某偕其同好徵予文以為贈時屬海上之警又歲惡不入邑里蕭然而君家子弟不以菲廢禮能修承平故事以娛其親可尚矣予昔應賓　廷試見君方待選天曹後試春官而君為鴻臚以此具知君在　京師中事而少保顧文康公寔君之姑子也故君館于其邸而文康公友愛之如親昆弟每休暇與君對食飲不得君無以為歡君時試中書中格禮部上其卷有流言語聞從中罷之自是終文康世不得官其後乃官鴻臚以使事過家為御史所論同使十數人皆左降君得江西建昌府幕官乂之解組以

歸自君在宰相家及為官所見　朝廷大典革大廢置二十年間變故多矣當其時以勢權相傾軋凌轢震厲驚動天下者今幾何時皆歸於烏有矣今君優游林壤回首思之向之所見赫然燁然者能不嗑然一笑也夫紈華馳騖為性之孽安靜恬愉得壽之理君昔在三千里外所與接者公卿宰相侍從之臣今不出戶庭數步之內田夫野老莫或識君之面孔子曰仁者壽仁者之所以壽者靜也君之壽自是知其遠矣世俗道薄婚姻再世不復相通君母夏夫人寔予祖母之姑予每見君君獨以舅氏尊行自處以是識君之厚於其壽也幸得從子弟之末敢不為之致其辭乎

壽國封君八十序

周君子純以尚書秋官郎丁內艱還家既除服適封君八十之誕辰郡縣諸大夫鄉老皆往為壽有文序之者矣其稱封君年耄而康強祈黃耇而介景福於方來無窮也予何辭以加諸而其姻郡學生頤文載來言曰君以仲春吉旦將入　朝前此所以遲遲者獨為封君之故不能謝諸鄉老大夫之意而封君之賢要亦不可以無述請更為序之予謂生辰為壽非

古也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凡為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不備盡獨於今之禮若有缺焉然見於養老之政蓋所以致意者深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皆發冰焉退省之以孝養也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於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每入學必養老而外饔割烹酒正供酒犒人供食羅氏獻鳩伊耆氏供齒杖而遺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事焉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下迨于豳俗田野之間四代之際無遺年可知矣今世之禮存者惟鄉飲酒耳固以名存而實亡則夫生辰為壽雖不出於古其有養老之意焉雖然世苟無其事可矣有其事常患於力不能致今力足以致之是子純之所以為孝也初子純為郡學生卓然已出群類人皆稱封君之能教及為進士調進賢令入為尚書郎清廉不苛所至皆有聲跡而封君隱約如布素時人又稱封君不獨能教其子以舉進士又能教其子以為官也昔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即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不疑以此為漢名臣以其母之教也

今子純行且建功名于　朝世之君子必將考論其所自者矣此前敘者之所未及故為著之云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閣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恠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

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

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　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　覲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蔡之命請於　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為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譾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

重於東海之上三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歸而不得也跡氏父子為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公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洺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道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皙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踊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予之先生未可以壽也予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蘊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傍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　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皙豐頤美鬚髯儼然予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予也張予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

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壽晉其大六十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古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祀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寘寘之中若若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為君之子增而君之子其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增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

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其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其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髣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某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壽頤夫人八十序

太保頤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　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　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援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

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厚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

惟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夫公敭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　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今　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須　慈宮之訓于海內舉　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

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鱉皆不夭其性故惠蔫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　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鱉則　天子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頤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潛涇之楊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梓齊頤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

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至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

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其考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間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

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　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復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　京師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

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衛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毋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宜輒所至將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而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仕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蓋棠棠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壽顧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　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榮此今之所誇以為富

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　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　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跡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八跡以贊新治其跡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頃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

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鄢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鄢陵梁策對之與余同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而余於余太史之門最先識之對之爲人誠篤不以一第自華方慨然有慕學之志余與之語間問大梁之故余雖未能至而自羲黃以來帝王王侯至於汴宋之遺蹟宮闕陵寢園林池館之勝與夫名臣賢士之所聚皆若親履其處恨不得亟往以觀黃河之流而緬然思太古之世訪黃帝於具茨之山尋大隗之所存也梁氏世居鄢陵蓋本其國地以梁爲姓云對之又時道其家世而稱其大母太夫人之行於古所稱孝婦無以異也在梁氏宜世載之初太夫人之夫梁隱君蚤亡遺孤四五人大者數歲小者二三歲牽衣裾相持終日喤喤皆拊育之以至於長而養姑尤謹姑中歲瞽太夫人扶侍不離左右姑非太夫人食不食而

姑素食太夫人不食也迨姑年九十而亡如一日當是時姑猶有他子與其先後而獨宜夫人豈非所謂孝婦者乎太夫人春秋高對之之尊府封君方怡然侍養蓋晚歲而見其家門光榮孫子襃然為王家楨唯梁氏之世德遠有厚積而發於是而太夫人孝行之報其又可誣哉會太夫人年八十對之將奉使過家為壽同年進士南城丘浙子東輩徵余文為贈而對之又自來請之勤勤惟恐其大母之行不彰於世也對之亦賢矣哉余故具著其所稱者俾大梁之人知太夫人之饗遐齡而膺厚福蓋有自矣

朱君同願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願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竢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飫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

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裘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為壽尤空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冠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為大冢宰王峯公之從弟孺人為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出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讖傳于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為鄉邦之望朱顧世為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乎書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人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競競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盧兗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疑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

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　兩宮佐皇后親蚕宴錫繁褥（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猶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　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某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

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為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僮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　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　天子躬視獻陵洊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

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
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
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
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
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
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
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
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真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
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又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
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
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
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
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
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
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
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
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
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

源遠而流長也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考古五禮無為壽之禮先王于養老事親義甚備無為壽者為壽者祝其萬壽百年如詩所云無飲宴召賓客及為之文者況為之文不徒稱其年而已稱其有德及備福而著之又無是者然徒稱其年非所以為文也今開州守陳允升晉卿尊君號新安先生者其子起諸生不一年遂刺方州而先生與其子偕之任板輿就養覽觀衛之風土知子之足以辦吏治亟辭以歸于是先生與夫人同躋六袠先生之誕以四月三十日而夫人後一月九日鄉里親戚見先生之榮歸又與其夫人偕壽開州雖遠在二千里外不能無屺岵之感然閉閤而思吾鄉里山川與先生夫人之享福而樂也亦足以自慰矣思吾鄉里親戚之登堂而賀者若而人又可以自慰矣先生歸與夫人道其子之為官尊榮而治辦又足以自慰矣夫如是雖父母與子相去三千里知其樂也晉卿之前母夫人蓋秀水令周君之女生晉卿甫三歲而棄晉卿晉卿育于外家久之先生娶今華夫人字之如所生子而晉卿事之亦如所生母先生無孝已曾參之顧益卜

築城隅闢圃植花菓卉木養禽鳥以為娛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日與人彈琴歌咏以俟其子之長而為官而喜怒好惡一不拂其性于是可卜其長年知食其子之報未有已也先生之誕日余弟某來請余文余方治裝將有邢臺之役邢去所治州不遠又當有事大名見晉卿且道先生為壽之樂又足為晉卿慰矣是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　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

其有子已又得　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臺
省欝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
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荆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余知
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
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追禄養少矣已追
禄養而至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
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强無恙
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見多

今以子言之年与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
是知東樓翁之福禄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
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
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
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占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
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
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文以為禄與位庸

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弼於中而襮之以
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
公之言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
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其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
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蓄蓋致恨於彼
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鄉
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
上第所謂弼於中而襮於外者矣　國家之制進士
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
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

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華
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
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
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
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
月來歸至其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
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
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
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
賀矣

壽柳州計先生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文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先生厚庵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問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歸其鄉搆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見先生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之歲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以生某某為之遥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一

朱士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
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
人夫人方二十九年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栢舟之
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
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
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
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為請夫應秀之為
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
為士自初束脩為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
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
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
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
勞詩曰風雨凄凄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

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為夫人之壽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觧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觧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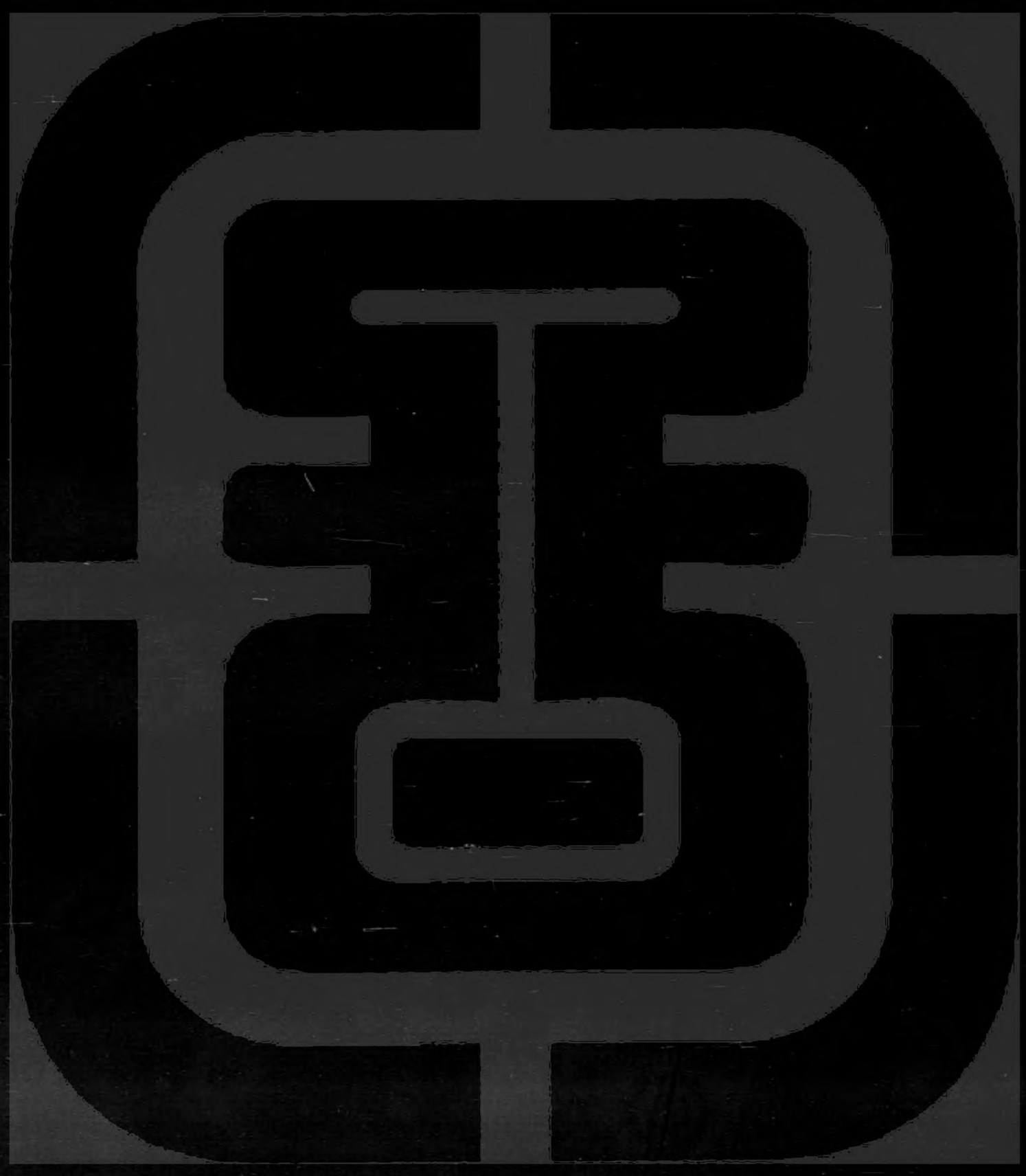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豳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或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畧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吳俗侈靡特如此

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某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贈通政立齋王先生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為亟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為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君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爲大行稍遷郎署出爲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内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早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寛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爲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爲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爲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爲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畧

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爲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国家人文数据库